

寻迹九峰

黄公望《九峰雪霁图》研究五题(二)

# 黄公驾鹤去 何处觅九峰

■毛建波(中国美术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)

对于黄公望《九峰雪霁图》的解读,首先会涉及到黄公望笔下的九峰山在何处的疑问。画面中的九峰山到底有无所本?是黄公望云游天下“收尽奇峰打草稿”,还是根据某地实景而成?在上文黄公望《九峰雪霁图》研究五题之一中已经提到,《九峰雪霁图》右上方黄公望的题跋,只是写到“至正九年春正月,为彥功作雪山次”,黄公望并没有说自己画的是“九峰雪霁”。该图的得名来之于300年后的董其昌在一张仿品诗塘上的题字,是董其昌根据画面内容拟定的。在汉语语境中,“九”可以是八加一的和,是一个确数。清人朱骏声《说文通训定声》:“古人造字以纪数,起于一,极于九,皆指事也,二三四为积画,余皆变化其体”。“九”也可以表示多数或多次,如九天、九死一生,《楚辞·九辨》序就有“九者,阳之数,道之纲纪也”,《墨子·公输》“九设攻城之机变”。那么《九峰雪霁图》之九峰,到底是特指一座名为“九峰”的山,还是泛指一群山峰?就有了很大的解释空间。由于史料的缺乏,我们并不能确认“九峰”的准确所在,只能从各种可能性做些猜测,试图接近合理的答案。

第一种可能性,“九”表示多数,“九峰”就是群峰之意,这一类作品自古及今累见不鲜,如《群峰叠翠图》《群峰竞秀图》等等。与黄公望同时期的好友曹知白就留存着一幅《群峰雪霁图》(纸本水墨,高129.7厘米,横56.4厘米,台北故宫博物院藏)。这件作品的得名,来之于作品右上方曹云西自题“群山雪霁”四字。此图近景坡陀上数棵遒劲的苍松耸立,大片水域隔开中后景,显得辽阔静寂。中景远景冈峦连绵起伏,层岩积雪。山体勾勒成形,笔致疏朗简略,淡墨皴擦让人感受到大雪覆盖山头的寒意。有意思的是,该图左上方有黄公望至正十年(1350)的题语:“云翁为西瑛作此,时年七十有九而目力瞭然,笔意古淡,有摩诘之遗韵。仆之点染不敢企也。至正庚寅五月十一日大痴学人识。”钐“大痴”朱文印、“黄氏子久”白文印各一方。曹知白(1272-1355),字又玄,贞素,号云西,人称贞素先生,松江华亭人,著名书画家、藏书家。因好黄老之学。与倪瓚、黄公望交往最密,常以书画相唱和。黄公望的题跋距离曹知白画《群峰雪霁图》仅仅七个月,题跋称赏老友“笔意古淡,有摩诘之遗韵。仆之点染不敢企也”流露出他对老友曹知白文人相亲的钦佩之情。

第二种可能就是松江九峰山。董其昌将此作定名为《九峰雪霁》,不仅因为董其昌本人是松江人,也因为黄公望曾经长期生活于松江,对“松郡九峰”有着深度的了解。

元朝近百年间,太湖以东、长江以南、钱塘江以北的浙西地区,是当时中国经济最为富庶、文化最为发达的繁华之地。以绘画领域而言,元代最有成就的画家,约七成出生于这一区域。有着云间美称的松江,与其北边的苏锡常、南边的杭嘉湖都有着十分便利的交通条件。所以,元代时,凡在浙西生活或活动过的著名书画家,除极个别的如吴镇



曹知白 群峰雪霁图 纸本水墨 129.7×56.4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

外,赵孟頫、杨维桢、倪瓚、黄公望、王蒙等或长期寓居于此,或经常往来于松江,与松江有着不解之缘。

黄公望年轻时曾为“浙西宪吏”“中台察院掾吏”,1315年因贪官张闾倒台牵连下狱。出狱后的他看透世态炎凉,于1329年60岁时加入全真教,号“大痴”,放弃功名的黄公望长期居住松江,以卖卜为生,与小他

三岁的曹知白及忘年交王逢等相友善。根据王逢《简黄大痴尊师》:“十年淞上筑仙关……几时来隐陆机山”,黄公望先后在松江居住了约十年,并与避居松江的杨维桢、曹知白、王蒙、倪瓚等人往来密切、诗画唱和。

晚年的黄公望往来于三吴之间,投身于山水之中,其好友、由绍兴流寓松江的杨维桢曾记载:“予往年与大痴道人扁舟东、西泖

间,或乘兴入海,抵小金山,道人出所制小铁笛,令余吹《洞庭曲》,道人自歌《小海》和之,不知风作水横,舟楫挥舞,鱼龙悲啸也。”文中谈及的“小金山”“通海处”,应为当时属于松江府的金山卫。明人李日华《六研斋笔记》中也说:“陈郡丞尝谓余言,黄子久终日只在荒山乱石丛木深筱中坐,意态忽忽,人莫测其所为。又每往泖中通海处,看激流轰浪,虽风雨骤至,水怪悲诧而不顾。噫,此大痴之笔所以沉郁变化,几与造物争神奇哉!”与杨维桢所记相应和。可见黄公望在松江生活期间,卧游山水,澄怀观道,倾情投入!

在松江期间,黄公望画了《南村草堂图》《水阁清幽图》《松江送别图》《九峰三泖图》等作品。《富春山居图》无用师卷上那段著名的题跋落款。“大痴学人书于云间夏氏知止堂”,知止堂正是松江夏文彦的父亲夏潜在松江府城里仁桥西南的住宅,堂名取老子《道德经》“知止不殆”之意曰“知止堂”。夏氏一门以义立家,以文交友,在松江颇有盛名。晚年的黄公望就住在老朋友夏氏家里,并可能在此完成了《富春山居图》。张雨题黄公望为铁舟主者作的画:“阊苑之台迟子久,不归正为松江鲈。”说明松江安定的生活条件与文人麇集的文化氛围吸引了他久留于此。

至于一些专家认为“松郡九峰”中最高之余山高度仅仅八十余米,与《九峰雪霁图》中高耸入云的感觉差异较大。这显然是以今人的视觉经验去验证古代的作品。在今人看来低矮的三层小楼,在古代诗词书画的描绘中却可以是“危楼高百尺,手可摘星辰”。浙江嘉兴平原唯一的一座胥山,高不过80米,却被历代文人诗画赞颂。赵孟頫《鹊华秋色图》中表现的华不注、鹊山,海拔亦仅二百米而已。

第三种可能,近年来许多专家经过实地考察,认为汤溪九峰山很有可能是黄公望《九峰雪霁图》描绘的对象,因为此山为丹霞地貌,其山形特征与《九峰雪霁图》的主峰接近。作为汉代龙丘苕隐居地,曾有许多文人雅士、名仙到此隐居讲学、修道炼丹。传说东晋道家创始人、炼丹名家葛洪,曾在此采药炼丹。南齐徐伯珍“讲学九峰,授徒千人”。唐代吏部尚书徐安贞弃官隐居于此,建有“安正书堂”。五代名僧贯休曾为九峰禅寺主持。因此,《汤溪县志》云:“自来贤士大夫,春秋佳日,偶事游观之乐,必于九峰”。晚年往来江浙、云游四方的黄公望不仅有可能到过九峰山,而且还可能在此寓居修道,并在遭遇大雪时心潮澎湃,画下这一千古名作。有鉴于此,《美术报》与金华市委宣传部等单位发起主办“九峰胜境——金华汤溪首届全国山水画名家学术邀请展”与学术论证会,就是希望通过系列活动,引导更多学界同仁对该课题的关注与研究兴趣,或许我们永远找不到历史的真相,但学术探讨就是在步步推进中得以发展,而研究的乐趣亦正在于此。